

## 来奉化探望六叔

□竺士性

5月25日,我出高铁奉化站,手捧一束精致的花束直往奉化烈士陵园,那里安息着我们家族的光荣——我的六叔竺培国烈士。这天,也是宁波解放纪念日。

在民族危难的抗日战争时期,祖父竺梅先、徐锦华创办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,殚精竭虑地养育了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六百灾童,祖父母的最小两个儿子,11岁的培基和9岁的培国在教养院和大家朝夕生活学习在一起,是六百院童之一。以后,六叔在台湾大学学习期间听闻解放军打过长江,即将建立新中国,即设法返回大陆,于1949年5月加入福建地区人民游击队,继加入人民解放军,任福州军区高炮独立营文化教员,战斗在台湾国民党军机随时来犯的福建前线。

1952年7月,驻地福州遭遇强台风引发70年未遇的洪水。21日,部队

接到救灾命令,六叔奋不顾身,反复泅渡拯救遇险灾民,因过长时间在水中奋战,筋疲力竭而英勇牺牲。当地召开了数千人的追悼大会,六叔被迫授为“爱民模范”革命烈士称号,牺牲时年仅23岁,遗体葬于福州市烈士陵园。我们每户亲属都珍藏着烈士事迹册,打从小,六叔就是我们后辈心中的英雄。

1991年,父辈将自己六弟的骨灰移陵家乡奉化新建的烈士陵园。其时,我已独立成家,父亲没有告诉我这件重要的事,由此引出一段故事。这些年随着父辈故去,家族事务交在我的身上,多年来,一直萦绕着的亲往祭扫六叔的心愿越发强烈。我曾发信福州有关部门但未果。在埋头搜集资料撰写祖父竺梅先生平传记的时候,我会不时惦记六叔,您的忠骨现在何处?一年前的某天,我正仔细阅读发表在九十年代台湾某期刊上,由原国际灾

童教养院院童撰写的文章《奉化梅华亭落成记》时,左上角插入的两块豆腐干大小短文《新春寄语》,落款“国际灾童教养院师生联谊会”,只有芝麻般大的字中写有:“近悉,竺院长的爱子培国,数十年为抢险救灾光荣捐躯,他的骨灰,将由福建迁回故里,安放奉化烈士陵园。”我跳起来,开电脑上网写信向奉化区长信箱求助。会有答复吗?是欣喜?是失望?心里忐忑。

没想到,第二天早,手机显示宁波来电:“我是奉化烈士陵园管理处林伟,竺培国烈士墓在我们陵园。昨晚转接到来信,怕晚上打扰,才今早联系你。”能体会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吗?心跳加速,是惊喜!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竺梅先后代们,六叔,我们都会来看您的。

惊喜之余是感激。奉化区政府“民有所呼,我有所应”,在此极普通的事例上得到充分体现,我感谢信访、民政等

各环节提供帮助的素不相识的好心人。

正思绪万千间车已达,奉化烈士陵园原主任林伟已在大门口迎接,她非常周到地为我准备了大束的鲜花,陪同我逐级登上瞻仰的台阶,陵园在她带领的团队二十多年的精心守护下宁静和肃穆。在家乡人亲人般的护卫下,六叔的忠魂一定是安宁的。我轻轻地来到六叔的墓前,伏下身擦拭酱红色的墓碑,献上大束鲜花,诉说几十年来想说的话:“我们都是您的子女,我们会不忘祖父和您的初心,把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”我把上海带来的花束献给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纪念塔前,为69年前解放奉化牺牲的烈士们默哀,先烈们为祖国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已铸化成中华民族记忆的丰碑。

我生在上海,长在上海,我的籍贯始终是宁波奉化,我为钟灵毓秀、英雄辈出的“老家”感到荣光,感谢父老乡亲,祝福奉化。

三味夜话④6

## 小荷才露尖尖角

□虞燕

近日,我区的尹宣韩和杜亮亮入选了浙江省第六批“新荷计划人才库”,此期的三味夜话便由此展开,遂将主题定为“新荷老莲齐相逢”。区作协主席高鹏程戏称自己是老莲,感叹时间过得真快,当年也是新荷的他如今已是老莲了,并寄希望于区里的几位新荷,趁年轻多出好作品。

新荷老莲相谈甚欢。杨浩波是去年的新荷人才,她回顾了自己加入新荷计划一年多来的创作情况。她说这一年多,她的重心在多读书上,国内和国外的都看了一些,以前可能更多是从读者的角度在关注故事和人物,现在更多是以作者的角度去关注结构和讲故事的方式。卡佛、茨威格、马尔克斯、奥康纳等比较经典的中短篇小说,看得比较多。也在尝试着多去了解历史,因为了解历史有助于了解人性。特别可贵的是,她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异乎寻常的清醒,她将自己现在写的东西跟前几年写的相比较,发觉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一部分能力,需要想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慢慢弥补。对于刚完成的短篇小说《造雨人》,她还是比较满意的,这篇小说被今年《长江文艺》第五期的新推荐栏目推出,区作协前任主席沈潇潇对《造雨人》评价颇高,称之为不动声色而又有力度度的小说。

杨浩波在发言的最后,还分享了她的写作经验:一,多写。二,第一遍无论写得多么烂都没关系,先写完,再修改。三,无论什么题材,都需要想象力和必要的理想主义。越是看不清方向的当下,越需要一点光来照亮。

刚刚成为新荷的杜亮亮有个比较神秘的头衔——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这让沙龙上的众人多少觉得好奇。杜亮亮写作比较早,中间曾中断了一段时间,重拾以后,他对文学更敬畏,文学表达也更圆润成熟。杜亮亮原籍甘肃,是新奉化人,他说近年来他的创作有了侧重,主要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寻求突破。题材上基本都涉及到宁波的外来人口,关于“甘肃人到宁波”这个群体的系列小说正在创作进行中。小说描述了在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、乡村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碰撞下,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在行为和心理上的种种典型特征和变化,旨在对比中挖掘宁波文化精髓,展示宁波区域的风采。

杜亮亮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未曾牵手》、散文集《北风吹过江南》、小说集《高复班》,2016年加入浙江省作协,2017年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电力作家高研班培训。他说近年一直在学习中创作,在创作中学习,加入浙江新荷人才库,既是动力,也是压力。

同样也是今年刚入选新荷的尹宣韩虽缺席了这次沙龙,但不得不提一句的是,他是个很努力、认真的作家。尹宣韩,笔名萧盛,曾任北京某图书公司策划编辑、报纸编辑,现为中国写手之家创办人、自由撰稿人,已出版《大秦宣太后:毕氏传奇》《兰陵王传》《大清钱王》系列等历史小说,他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。

本次沙龙的高潮出现在后半部分,大家纷纷对文学,对创作,对小说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分享了个人经验,提出了一些困惑,而后,或赞同或反驳或解惑,那些思想的碰撞,都能予相互以启迪。

小荷才露尖尖角,就已广受赏识。夏天已经来临,相信新荷们离盛放期不会很远了。

## 艾香独为端午醉

□刘干

艾草长在房前屋后的边角瓦缝间,旧年宿根,遇春轮回。每到五月,艾进入盛长期,着一身绿罗裙,像一群亭亭玉立的高挑美人,簇拥在一起,坚守着一方瘠土。

那含着醇厚的草木香气,略带点清爽的苦味,大有禅意,很智慧,似乎也有解脱的喜悦在茎叶里氤氲开来。千百年来,那幽幽的清香,一直萦绕在已然泛黄的诗卷里。“彼采艾兮,一日不见,如三岁兮。”《诗经》里的那株艾草,折射的爱情是那样的质朴,那样的纯粹,那般的浓烈与缠绵;那采艾的纤纤素手,不知曾落在哪枚叶片上;那采艾的女子,也不知去了何方。

“五月五,是端阳;门插艾,香满堂。”这首端午插艾的民谣,从小在外婆的熏陶下,我就能倒背如流。至于端午为何插艾?兴于何时?不得而知。

传说,五月五这天是“毒日”,五毒(指毒蛇、蝎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)趁中午出来,侵害人间,人们都得赶在这天中午前插艾来对付毒害。所以端午这天,母亲会起个大早,趁太阳还未升起之前,割来夜露打湿过的艾草,悬挂在门楣上,这叫“插艾”。剩下的艾草和石榴枝、葵花、菖蒲、金银花藤、桃树枝等“百草头”,一起浸在锅里煮开,冷却后倒在大盆里给我们兄妹逐个洗澡。多余的艾草,晒干,碾成粉末,做成艾草香囊,挂在孩子脖子上、手臂上、脚踝上。母亲讲究,分别用红绿色绸布做囊,红的男孩戴,绿的女孩戴,布囊上还绣上孩子名字中的某个字,希望这些香囊可以定向保护自己的孩子。洗完澡,戴好香囊,母亲让我们端着甜糯的粽子,分送左邻右舍,也会带回邻家口味不同的粽子给父母品尝。

整个夏季的夜晚,庭院都有艾草点燃的气息,升腾的烟雾里,弥漫着袅袅艾香,那味儿纯粹,香里有苦,苦里透爽,是乡村典型的原生态灭虫剂,百虫闻之即逃,五毒不敢近身,微醺间,夜晚变得宁静、清幽,貌似天地人都融合起来了。

艾草最有价值的是药用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艾以叶入药,性温、味苦、无毒、纯阳之性、通十二经、具回阳、理气血、逐湿寒、止血安胎等功效,故又称“神草”。加之气味具有驱蚊虫功效,又是时令植物。所以华夏神州,从南到北,东至西都在崇拜艾草,人们选择端午插艾就自然而然了。

不过要提醒人们的是,古代乡村没有医生,更没有药店,但有用不完的艾草,在医学诊疗手段落后的年代,人们不得已依靠艾草的“神效”来对付大自然的肆虐。如今城里人也学乡人,端午节买些艾草,悬于门楣厅堂,但多数人不过是为了应景,真要生病或蚊虫叮咬,还是赶快去医院为妙。

端午插艾,是一种习惯,更是一种古老文化的传承,能在艾香深处迎接端午,亲近传统文化,让传统渐渐成为一种记忆、一种认同、一种情怀,那是一件很惬意的事。



石门千仞断 汪武首 摄

## 且说“明前茶”

□王天苍

朋友赠我一斤“明前茶”。他像店铺里卖盐人那样总说自己的盐有多咸,不停宣讲他种茶、采茶、制茶等方面如何现代化和高科技含量。他一言断定此茶叶是独一无二的“明前茶”,清香可口,香气扑鼻,防病治病,明目养肝,美容健身,说得人舌下生津。

品尝他的茶水,觉得有点特色。但是,尽管他的茶叶确是清明前采制,包装也挺到位,总觉得不过如此。说句透心窝的话,跟“奉化曲毫”和奉化“弥勒白茶”相比差一大截。我虽不怎么爱喝茶,因为茶叶提神,有时喝了一杯整夜失眠。所以,时喝时停,毫无嗜好。

可是,品茶中有许多行业学问。日本人设茶道,中国人有茶经、茶学与茶艺,比日本人高出一筹。无论怎么说,品茶大多讲究身价、层次、情谊、美容与养生。不管谁进了茶坊、茶馆,都想喝货真价实的好茶。所以,“明前茶”成为宠儿,受人青睐。那么,是否这种茶的质量一定超过明后茶呢?我虽不敢像几十年在茶业上摸爬滚打的老茶人那样一言九鼎,但知道采茶时间早晚虽会影响茶叶质量,然而不能一概而论。

且看唐人陆羽写的《茶经》,他明确指出:茶叶采摘时间在二月至四月较好,即如今的阳历三月至五月底,期间采摘的鲜叶,制出茶叶,如果不发生意外,能成上品。可见唐人品茶,注重茶叶质量,并不计较茶采摘时间早晚。陆羽还谈到,“春时,所在吃之皆好。”当今种在山顶上云雾茶,大面积采摘应当放在春夏之交,虽近夏季时间,但仍出好茶。

这一点,清朝皇帝乾隆有他品茶实践经验。他第一次巡视江南,在杭州云栖山(双狮峰)看采茶妇摘茶,因他微服私访,人们不清楚站在茶园死角看采茶的人竟然是万民之上的皇帝。乾隆毕竟是人,看见茶山一片碧绿,生机勃勃,好不快活,于是心血来潮,命贴身护卫取才采制的茶叶品尝。那年,乾隆十六年(1751)正月十三日,他品的是“明前茶”。喝后,写下《观茶茶作歌》:“火前嫩,火后老,惟有骑火品最好。”这里所指的“火”,指民间寒食节禁火习俗。火前,即清明节;火后指清明后;骑火,指清明时节。他以为采茶时间定于清明时节为最佳时间。1757年乾隆第二次巡游江南,他又去云栖山茶园看采茶,品尝了谷雨时节采的茶叶。喝后,口感比清明前采摘的嫩叶还好。然而价格远远低于

清明前的茶价。他说,“雨前价贵,雨后天贱”。言下之意,同样的茶质,因采制时间不同而价格差异大不一样。第三次,1762年谷雨过后不久,乾隆又到杭州云栖山看采茶,品尝刚采制的茶叶,龙颜大悦,开怀大笑曰:“春芽出在石烂上,时节焙成谷雨前。”

之后,乾隆还修正了自己首次下江南写《观采茶作歌》中的内容,将原来以为清明时节采茶最佳时间改为谷雨前后。从时间上倒退了一两个月。近查,唐朝人将采茶最佳时间定于春夏之交,即谷雨前后。那时,不以采制早晚时间定上下,而是以茶质的实际好差论高低。今人爱超前,喜欢快节奏,以为茶叶采摘越早,质量越好。因此,茶业人员千方百计想法超前出茶,为了便于高价营销,导致以次充好,以假乱真行业歪风。市面上的人跟着起哄,以为喝到采制越早的新茶越有身价与面子,遂不知,价格昂贵的“明前茶”不及价贱的谷雨茶。

因此,我对那位朋友说,不必为赶制“明前茶”忙得不亦乐乎。以后,不必送“明前茶”,把这种好茶拿到市场销售,可能多赚点钱。给我一斤“谷雨茶”足矣!我在喝茶上追求生活中的真实,相信陆羽《茶经》写的内容,信服乾隆皇帝的经验之谈。

## 我喜欢砍柴人的家

□原杰

我喜欢房前那堆温暖的柴火  
它们干燥清香  
码一堆便可以御寒过冬

我喜欢墙上那把沉默的柴刀  
刀面锃亮刀把油滑  
圆润  
亲切熟悉让人怦然心动

我喜欢砍柴人的家  
老是有搭没一搭询问  
眼睛直盯厨房  
绕袅油烟里  
那位长辫子女孩满脸通红

